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九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三五二次会议

2014年12月22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谢里夫先生	（乍得）
成员：	阿根廷	佩瑟瓦尔夫人
澳大利亚	昆兰先生
智利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
中国	赵勇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约旦	奥迈什先生
立陶宛	穆尔莫凯特女士
卢森堡	卢卡斯女士
尼日利亚	拉罗先生
大韩民国	吴浚先生
俄罗斯联邦	伊利切夫先生
卢旺达	恩杜洪吉雷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西松女士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S/2010/507）的执行情况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S/2010/507）的执行情况

主席（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西松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和整个乍得代表团在这繁忙的12月份所提供的领导。我们祝我们的智利同事明年1月一切顺利。他们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

今天，我要谈谈我国代表团对安全理事会取得了成果的几个方面的看法，同时也展望我们在明年1月及以后将继续注重的事项。

尽管我是最近才加入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但我从我的团队以及从与各位前任的讨论中了解到，在安全理事会，今年是特别艰难的一年。今年，安理会审议了叙利亚等国持续发生的危机，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等国新出现或不断加剧的局势，北非各地不断恶化的安全状况，包括“博科圣地”组织和其他团体实施的暴力和恐怖行为，中东和加沙紧张局势，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紧急威胁以及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风险等等。

除此之外，已经有大量必须做的工作，以授权和监督16项维和行动、11个政治和建设和平特派团以及15个制裁委员会。因为有这么大的工作量，我们知道保持角度并确定和注重优先任务会多么困难。在我们审视我们一个月来所做的工作时，我们必须同时向前看。

阿萨德政权的残暴策略仍然是叙利亚今天各种问题的根源。这些问题包括有1 220万人需要帮助，有近500万人流离失所，以及伊黎伊斯兰国的崛起。

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近1 000万人处于粮食无保障状态，1 100万人需要清洁用水和卫生设施。与此同时，叙利亚北部伊黎伊斯兰国的恐怖活动继续使270万需要援助的叙利亚人更难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我和我的盟友伙伴将继续努力削弱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势力。

我们支持德米斯图拉特使努力帮助减少暴力，缓解叙利亚人民的苦难。美国支持任何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可使叙利亚平民得到救济的停火，但归根结底，只要阿萨德总统依然掌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长期稳定。

今年，我们目睹克里米亚被非法吞并，以及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击17航班在乌克兰境内被击落，造成298人死亡。安全理事会今年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了27次会议，虽然一年来局势确有发展，但问题的根源依然未变。我们同样对格鲁吉亚局势表示关注，我们需要仔细观察俄罗斯与阿布哈兹地区订立条约的后果。美国支持格鲁吉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过去12个月，安理会目睹南苏丹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该国制造了悲惨、可悲、令人心碎的事件。这个年轻的国家已经陷入人为的政治、安全和人道主义灾难。2014年，国际社会作出一致反应，通过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非洲联盟展现了强有力的区域领导作用，提供了数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并设立了一个由68个部队派遣国组成的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即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避免了一场饥荒。但是，未来数周数月至关重要。在未达成和实施可信和平协定的情况下，确实存在出现饥荒、国家崩溃和冲突区域化的风险。我们各国负责任使促成南苏丹和平成为2015年的一个最高国际优先事项。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1月2日期限过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将需要展开行动，打击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卢民主力量）。我们认识到，鉴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要求大幅减少特派团兵力，同时又需要特派团提供大

量后勤支助以协助选举和打击民主同盟军和卢民主力量，今后数月联刚稳定团的处境将很困难。未来联刚稳定团规模的任何变化，应以军事评估而非政治考量为基础。

我们也敦促安理会成员继续支持也门政府努力恢复该国稳定。胡塞人和也门所有各群体的和平参与，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进程至关重要，但胡塞人必须本着诚意与政府进行接触。任何一方使用暴力来达到政治目标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个月，安理会发出强烈信息，表明国际社会在针对阻碍也门政治过渡者实施制裁方面态度是严肃的。我们将继续指认那些助长暴力、干扰过渡的人，并对他们进一步实施定向制裁。

我们也强烈谴责上周在也门Rada地区发生炸弹袭击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其中包括一辆校车上的至少15名女孩。也门人民遭受无谓的暴力摧残已经太长时间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仍然是对也门安全的最严重威胁，我们依然致力于同也门伙伴合作，应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对我们构成的共同威胁。

不幸的是，上周也门发生的残暴袭击事件并不是唯一毫无意义的大规模无理性野蛮侵害儿童的暴力行为。我们无不对上周巴基斯坦白沙瓦学校遇袭，夺走如此众多无辜儿童的生命感到震惊。我们最强烈地谴责这一可怕袭击事件。那些恐怖分子把学生和教师作为目标，再次证明了他们的邪恶本性。我们和巴基斯坦人民站在一起，重申美国承诺支持巴基斯坦政府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

尽管过去一年中出现了这些危机和其他危机，但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通过我们的集体努力，我们能够克服这些挑战。我谨感谢阿根廷、澳大利亚、卢森堡、大韩民国和卢旺达过去两年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提供的服务。我国代表团确实赞赏这些国家及其安理会团队展现的合作和专业精神。我们

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一切顺利，祝他们都能度过一个长假。

对于来自安哥拉、马来西亚、新西兰、西班牙和委内瑞拉的安理会新同事，我们要表示欢迎。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一起解决。我谨祝大家节日愉快，新年快乐。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谢里夫大使和乍得团队12月做了出色的工作。现在开香槟尚为时过早，因为在本次总结辩论会这个具有象征性意义一天之后，安理会仍有工作安排，但我们知道，我们有精明强干的人领导我们处理本年末的这个紧急要务。

本次每月一度的辩论会显然有点不同寻常，有些令人动情和特别，因为几天后，我们将与5位杰出的同事及其团队道别。我要告诉他们各位——玛丽亚、吴浚、西尔维、尤金-理查德和奥利维耶——能与他们共事，是我和我国团队的一大幸事。在安理会中共事两年后，我们结下了深厚情谊，不会因为分离而结束。对我们来说，能在如此重要的联合国机构中与他们共事是一种荣幸。我们并非始终意见一致。法国作为一个非常活跃、积极，甚至过分积极的执笔人，多次提出我们的文本，要求他们阐述意见，有时还设定非常短暂的期限。他们始终满怀热情地作出回应，提供他们的专门知识，忠实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并且决心促使我们集体达到新的高度。他们提出了重要倡议和意见，为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因为时间有限，不允许我逐一向他们表示感谢，但今后几天仍有许多机会。

今天的辩论会之所以相当特别，也是因为它的举行日期。现在是12月，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以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勾勒2015年的前景。我先谈两个由于我们未能克服分歧而进展不足的议题。

叙利亚问题显然如此。当然，在2014年，消除叙利亚军事化学能力的工作取得了进展，尽管在叙利亚政权最初的声明以及氯气一再被使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灰色地带。当然，安理会根据卢森堡、

澳大利亚和约旦的倡议通过了重要决议，开辟了人道主义援助的新路径，对此我向它们表示敬意。但是，在这场危机的政治方面，安理会仍存在分歧。因此，我们必须支持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继续努力。我们希望这些努力能在2015年初见成效，重新开创政治解决的空间。

就乌克兰问题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俄罗斯拒绝聆听安理会其它成员和大会发出的十分明确的信息，导致紧张局势和僵局加剧。同样，我们对俄罗斯提出兼并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感到关切，因为这些做法是对国际准则的挑战。我们希望俄罗斯2015年能够在言行两个方面都采取切实缓解紧张的努力，我们积极鼓励这种缓解紧张的做法。奥朗德总统访问莫斯科是为了推动俄罗斯改变做法，法国将继续在无损自身原则的前提下设法改善俄罗斯与其邻国的关系。

这些分歧尽管比较严重，但迄今——我希望2015年也是如此——并未妨碍安理会在很多其它危机中采取行动，其中一些危机是2014年发生的。在打击恐怖主义、我们行动起来打击“伊斯兰国”这个恐怖团体以及遏制埃博拉疫情——它被视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还有非洲多场危机方面，就是这种情况。我将谈两个例子，中非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例子。在中非共和国，非洲、法国、欧洲和联合国部队的联合行动帮助避免了灭绝种族的浩劫，20年前在卢旺达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浩劫。这一行动是在法国倡议下展开的，得到了各方的支持，而且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就。这项工作将在2015年必须继续下去，以帮助该国摆脱现在所处的老样子。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和部队指挥官的有力行动提升了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的形象。一些关键期限将于2015年初到期，其中包括对于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拒不解除武装的武装团体——首先是“卢旺达民主爱国力量”——的承诺；在考虑到正在进行的战略审查情

况下对联合国驻当地力量进行的重组；以及联合国在总统选举即将举行的背景下的作用。

“博科圣地”的罪行再也不能不受惩罚。法国支持该地区国家。它鼓励采取各种区域举措，来遏制这一恐怖组织。

今年夏天的加沙危机再一次以可悲的方式提醒人们，保持现状不是办法。法国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在重启和平进程以及指导当事方实现谈判解决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法国将继续本着这一精神，与各方合作寻求一项协商一致的案文。

2015年将发生我们不应错过的两个重要事件，即审查维持和平行动以及联合国成立70周年。在上个月的总结会（见S/PV.7325）上，我国代表团谈到维持和平行动的审查问题。我不会再重复，只是要强调其具有的适时意义，并表示它为我们改进这一工具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尽管《宪章》并未规定这项工具，但它已成为联合国最让人熟悉的一面。当然，熟悉程度要稍逊于我们的秘书长。法国将在这方面尽一切努力。

2015年还将是本组织成立70周年。因此，法国打算推动其提出的关于大规模暴行情况下不得使用否决权的倡议。它还要求在扩大安全理事会成员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我将提到我国代表团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即在安理会日常工作中突出关注人权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朝鲜局势问题。正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问题调查委员会报告的那样，朝鲜政权的侵权行为无论从其严重程度和广度而言，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这种状况要求安全理事会充分动员起来。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主席国乍得，并感谢即将卸任的五个国家，同时对于很快将能够欢迎五个新当选的成员加入安理会感到高兴。我祝它们好运，并承诺我国将给予其全力配合。

吴浚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首先祝贺你和整个乍得代表团在担任本月主席期间取得巨大成功。尽管我们的日程很紧，但你以得力的领导方式高效地领导了我们的工作。

关于中东问题，安理会在12月份——事实上在全年——开展了大量工作。然而，正如议席上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来年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叙利亚，我们对不断增多的人道主义挑战及其对区域和全球产生的影响尤其感到关切。在本月通报会（见S/PV.7342）上，阿莫斯副秘书长向安理会报告说，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叙利亚人现已达到约1 200万。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通过第2191（2014）号决议，使关键的跨界人道主义准入得以继续。当然，如果不能以谈判方式实现当前危机的政治解决，再多的人道主义支持也不够。我们衷心希望德米斯图拉特使的努力能够为近期开展可持续的政治进程奠定基础。

关于非洲问题，虽然我们继续以国别方式处理冲突，但安理会也需要从区域角度采取战略眼光，思考如何加强与区域组织的协作。在这方面，关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关系问题的公开辩论会（见S/PV.7343），为确定非洲和平工作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勾勒应对这些挑战的共同做法提供了宝贵机会。这些讨论提醒我们，两机构的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在能力建设和资金筹措方面的这种关系，对于妥善解决非洲危机至关重要。正如非洲联盟50周年宣言所言，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和非盟能够继续为实现最晚于2020年使非洲摆脱冲突的目标而努力。

同样，关于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问题的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也凸显了萨赫勒地区、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所存在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之间的相互联系。它也表明亟须以整体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第2195（2014）号决议的通过，对于提请安理会注意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存在日益危险和令人不安的联系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尽管接下去还有几次重要会议，但鉴于大韩民国在安全理事会的任期本月底将届满，我愿借此机会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过去这两年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也让我们收获良多。在过去两年中，安理会在建设世界很多地方的和平与稳定方面集体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我们也因当今某些最迫切的问题而陷入僵局。对于能够参与增强世界和平这一共同努力，我国代表团既感到荣幸也感到卑微。

我也要向安理会所有成员表示衷心感谢，感谢它们在过去这两年给予我们的密切合作和友谊。我还感谢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协助和支持。我要特别感谢辅助人员，其中包括笔译员、口译员和保安人员。尽管我们将不再担任安理会成员，但大韩民国将继续与安理会成员密切合作，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我们坚信，安理会当前的努力将使我们的世界进一步走向和平。我祝愿所有成员今后的努力一切顺利。

卢卡斯女士（卢森堡）（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随着2014年即将结束，乍得的安全理事会主席任期也即将结束，我谨祝贺你以及你的整个团队在指导我们的工作方面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由于这是我们作为安理会非常任成员参加的最后一次总结会议，我希望各位将允许我不仅回顾一下安理会12月的活动，也回顾一下它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的活动。本月议程上的一些问题也是过去两年来我们关切的问题。叙利亚、苏丹、南苏丹、达尔富尔、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中东和平进程以及利比亚都是这种情况，但也涉及到乍得恰如其分提请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例如反恐、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等等。

在卢森堡第一次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期间，我们努力避免忽视这一事实：在每一项议程项目和秘书长报告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受我们采取行动或无所作为直接影响的人以及他们的命运。在安全理事会有一席之地，这是非常特殊和巨大的责任。

这种认识指导了我们在整个任期内的行动，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遗憾的是，叙利亚局势继续恶化，是国际社会在执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方面最严重的失败。

叙利亚政权一意孤行，镇压所有反对派，恐怖主义随即抬头，加之大国之间持续存在意见分歧，这种状况时至今日妨碍了政治解决危机，使叙利亚人民陷入没有尽头的灾难之中。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竭尽了全力，以确保受影响的民众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权利。我们首先与我们的澳大利亚朋友、然后与我们的约旦朋友一道开展工作，以期改善平民的处境和人道主义援助准入，这体现在2013年10月2日的主席声明（S/PRST/2013/15）中，随后也反映在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和第2191（2014）号决议中。第2165（2014）号决议建立、第2191（2014）号决议又将其延长了一年的跨越边界和冲突线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机制证明是有效的。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增强努力将使更多需要援助的人能够获得援助。

与此同时，我们借此机会再次呼吁冲突各方，特别是叙利亚当局承担其责任，保护自己的人民，并且停止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尤其呼吁它们落实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11月26日通过的有关叙利亚的建议，从而结束对数百万儿童犯下的侵害行为和暴行。但是，我们不应心存幻想：如果叙利亚冲突得不到政治解决，叙利亚人民遭受的悲剧就看不到尽头。我们希望，未来一年在这方面将起决定性作用，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使作出的努力将能够使危机解决方案形成雏形。

过去两年来，安理会作出了重要的决定，可以说，它采取的行动防止了最严重的后果。例如，我要提及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下设干预旅以及首先在马里，随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创建新的联合国稳定团，当时在那里，人们有理由担心发生新的灭绝种族悲剧，在我们纪念卢旺达灭绝种族悲剧二十周年时，这是一个令人不可接受的威

险。我们采取行动是正确的，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国际社会持续和保持警觉地提供支持始终至关重要。对索马里来说，情况同样如此。

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开展的工作始终与卢森堡长期以来在联合国信守的信念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在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启发下，我们处理危机局势的办法历来是一个全面办法，把安全、发展以及人权之间的联系视作在冲突后环境中建立持久和平和维护和平的最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坚持保护平民、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处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以及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同时强调了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至关重要的作用。安理会未能把叙利亚局势移交国际刑院检察官处理，这对与我们一样的所有人来说确实仍将是一个污点，因为我们认为，作为预防理念的一部分，移交局势原本可以阻止叙利亚冲突各方，包括诸如“Daesh”这样的恐怖团体犯下更多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我们作出了各种努力，利用我们掌握的一整套工具来促进保护儿童，首先当然是在我们担任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的背景下，但也通过确保把与保护受冲突影响儿童相关的表述纳入安理会通过的所有决定和立场中来这样做。如果我们谈论这个问题令有些人觉得有所重复，这是因为，儿童很不幸成为当代冲突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强调必须确保在安理会方方面面的工作中对保护儿童问题予以考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坚持必须落实安理会有关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和主席声明，包括最近于今年3月7日通过的第2143（2014）号决议。

面对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与日俱增的情况，至关重要的是应加强安全理事会的有效性。我们与其他人一道，提倡为此创新安理会的工作方法。我们在安理会任职期间，也加强了我们对法国倡议提出的行为守则的支持，根据这一守则，在发生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将自愿并共同放弃行使否决权。我们已经认识

到，使用，甚至是威胁使用否决权会对安理会的工作产生什么程度的影响。

非法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突出表明，即使《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有相关规定，但安全理事会的现有架构具有局限性。很遗憾，乌克兰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这些例子证明必须作出更多努力，以便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中充分考虑预防冲突的重要性。预防冲突肯定将有助于恢复安全理事会的公信力。在这方面，我们对秘书长的“权利在先”倡议寄予厚望。我们希望，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使和保护的责任问题特使更经常性地通报情况将使安理会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危机的爆发，由此更迅速地采取适当的预防冲突措施。同样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欢迎安理会将于今天下午举行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情况介绍公开会议。

过去两年来，卢森堡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国际安全投入了资源并决心为其做出贡献。我们在安理会任期结束时，有一种完成任务的感觉，也有一种谦卑的感觉，我们比以往更意识到安理会行动的局限性，意识到我们在两年时间内是代表大会所有会员国履行职责。在我们的任期行将结束时，我们非常感激在极为紧张的工作期间与我们与之密切合作的各位同事、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

我们现在将继续在安全理事会以外工作。我们希望，安理会工作透明度方面的好做法，尤其是每月举行的总结会议，将在今后继续下去；我们也将收益于工作透明度，工作透明度是过去两年来我们安理会全体成员工作时的特点。

最后，我只想祝愿新当选的成员——安哥拉、马来西亚、新西兰、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圆满和满意地完成其任务。最后，我们要向2015年1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巴罗斯·梅莱特大使和智利团队全体人员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穆尔莫凯特女士（立陶宛）（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你和你的小组高效而富有成果地担任本月安理会主席。2014年即将结束，今年可以说是安理会历来工作最紧张的一年。我希望我们能带着成就感告别今年，但情况并非如此。2015年将处理数量最多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在追究责任和终止有罪不罚现象方面的显著差距、恐怖主义不断变化和扩散的威胁以及需要我们迫切注意的冲突地域更为多样化等诸多问题。

6个月前在亚洲协会，秘书长恳请国际社会不要抛弃叙利亚人民和该区域，任其陷入一轮又一轮的残暴行为和破坏之中，并提出了今后的六点计划。我们勉强在其中一点——销毁化学武器方面——取得了进展。叙利亚人民继续在专制的阿萨德政权和嗜杀成性的恐怖团体手中经受流离失所、酷刑、强迫失踪、围困、饥饿和桶装炸弹造成的痛苦。人道主义援助准入继续遭禁，车队延误，救命药品被没收，与此同时医生和人道主义工作者仍常常受到袭击。

第2139（2013）号决议的几乎所有内容都被忽略或违反。在一系列否决权的保护下，那些造成这种巨大毁灭和破坏的人继续逍遥法外。我们欢迎上星期第2165（2014）号决议的各项规定延期一年，并感谢执笔者澳大利亚、约旦和卢森堡一年来面对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所进行的热情而耐心的工作。我们希望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的努力将导致产生解救生命的解决方案。但我们强调，当地出现的寒冷天气不应该成为阿萨德政权或任何其他方手中另一个“不投降就挨饿”的工具。

2014年提醒我们所有人，希望是多么轻而易举就变成失望，些许的成功又是多么轻而易举就演变成更多的毁灭和流血。因此，也门尽管有其历史上最有能力和包容性的政府，但再次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更多暴力活动、不断增强的宗派主义和国家四分五裂的情况会取代和平过渡和至关重要的

改革。安理会在也门的邻国——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的合作下，继续采取团结和坚定的立场和行动，对于防止出现这种负面结果十分重要。如有必要，安理会应该能够扩大制裁制度的使用范围，包括新的列名。

安理会处理联合国最年轻的会员国——南苏丹的局势到现在已经有一年了，该国领导人个人的野心和完全无视这个年轻国家的需求使该国陷入瘫痪并引起了另一场重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安理会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要求结束战斗的呼吁一直遭到忽视。在没有切实进展的情况下，安理会不应该回避对那些阻碍和平进程的人采取行动，包括制裁和全面武器禁运，将其作为领导人无法或不愿保护平民的情况下保护平民的手段。

在“红蝴蝶行动”和欧洲联盟的目前努力支持下，由非洲主导的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转变成了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为结束中非共和国的暴力再次带来了希望。但是，非法武器唾手可得、对立军事团体对开采和销售钻石和黄金的控制、虚弱的国家机构和普遍的有罪不罚意识仍构成爆炸性的复杂局面，随时可能爆发，重新陷入暴力。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使安理会过早沉浸于“任务已经完成”的感觉中而放松警惕。同样至关重要，包括中非共和国邻国在内的各方充分执行包括武器禁运在内的制裁制度。

自从安理会最近召开关于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局势的会议后（见S/PV.7311），该局势没有改善。俄罗斯的武器弹药，以及雇佣战斗人员继续以各种伪装跨境进入乌克兰领土，延长了已经造成一百多万人流离失所的冲突。尽管实行了停火，乌克兰方面几乎每天都有伤亡。俄罗斯继续阻碍扩大安全与合作组织边界监测团。俄罗斯意欲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克里米亚部署进攻性核武器的迹象令人极为不安。

我们重申我们的立场：各方必须全面执行《明斯克协定》。这场冲突的持久解决方法的基础

只能是充分尊重乌克兰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该问题应该保留在安理会议程上，定期介绍最新情况，包括人权局势的最新情况。我们欢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决定在2015年继续报告乌克兰的人权局势，因为在被占克里米亚，土著鞑靼人继续遭到迫害，与此同时，分离分子占据的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地区仍是有罪不罚和无法无天的黑洞，法外和即决处决、酷刑、恐吓、虐待、敲诈、绑架勒索赎金和强迫劳动是亲俄罗斯民兵的标志性行为。

立陶宛还对俄罗斯继续努力破坏格鲁吉亚的主权和独立深感不安。俄罗斯和阿布哈兹地区最近签署的所谓的同盟和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破坏了依照格鲁吉亚国际认可边界内的领土完整原则找到解决方法的所有努力，并是朝向俄罗斯吞并阿布哈兹迈出的一步。人们确实担心同样的情况会发生在南奥塞梯的茨欣瓦利地区。

我现在简要谈谈几个主题问题。安理会在第2117（2013）号决议中把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贸易和滥用与对人权、人道主义努力和发展，尤其是对保护平民造成的负面影响联系起来。明年秘书长将提交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报告。这和《武器贸易条约》生效为增强对平民和那些在实地帮助平民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医疗人员和维和人员的保护提供了重要机会。

乍得发起的关于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的公开辩论会（见S/PV.7351）提醒我们大家打破犯罪和恐怖主义之间邪恶的联系，打乱来源越来越多样化的恐怖主义筹资活动极为重要。编制出有效的反击言论，揭露恐怖分子本性的迫切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恐怖分子只不过是卑鄙的强奸者、杀害熟睡中的婴儿、无助的老年人、妇女和女童的凶手和行刑者。事实上，在争取潜在恐怖主义新成员心理的日趋复杂的战斗中取得突破从未像现在这么迫切。

最后，关于其数量目前是安理会历史上最多的制裁制度，我们仍然认为，澳大利亚的决议草案本

可是一次机会，借以增强安理会可资使用的这一重要工具的使用，以加大对犯罪分子的影响，同时加强对受影响国家的援助和能力建设。我们赞赏澳大利亚朝这个方向的努力。

最后，我愿与我的同事一道，欢迎即将就任的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并表示我们最深切地感谢离任的澳大利亚、韩国、卢旺达、阿根廷以及卢森堡团队在这个异常繁忙一年中兢兢业业地开展了工作并给予了友好合作。我们会想念他们。我还要向即将担任1月份主席的智利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赵勇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方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安理会本月工作十分繁忙，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八份决议，发表了中部非洲、上帝抵抗军问题等四份主席声明。中方高度赞赏乍得作为本月轮值主席积极、高效地开展工作，成功领导安理会顺利完成本月工作。

关于安理会本月工作，我想重点谈三个问题。一，关于中东局势。中方对巴以关系持续紧张、流血事件频发导致无辜民众伤亡深感担忧。我们敦促巴以双方保持克制，采取措施，缓和紧张局势，重建互信并尽快重启和谈。中方始终高度关注中东和平进程，一直积极劝和促谈。我们坚定支持国际社会斡旋努力，支持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中方欢迎约旦日前代表阿拉伯国家散发的巴以问题安理会决议草案，希望安理会尽快采取具体行动，回应阿拉伯国家的合理关切。

二，关于非洲议题。安理会本月先后审议了利比亚、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部非洲局势和上帝抵抗军等多项议题，应本月轮值主席乍得倡议，就联合国和非盟合作问题举行了公开会并发表了主席声明，表示安理会应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建立更有效的关系，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的投入。中方一直是非洲和平安全事务的建设性参与者，愿继续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联合国同非盟加强维和合作，帮助非洲到2020年实现非洲无冲突的目标。

三，关于反恐问题。近期，世界各地频繁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恐怖事件覆盖地域更广，恐怖分子手段更加残忍，对国际和平安全构成严重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坚持统一标准，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各国主权，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主导作用，采取措施，切断恐怖组织获取人员、资金、装备的渠道，重视恐怖组织与跨国有组织犯罪合流问题，防范和打击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等信息通讯技术从事恐怖活动，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最后，我预祝智利担任安理会明年1月轮值主席工作顺利。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祝贺你和乍得代表团指导安理会渡过一个繁忙而且时间被压缩的月份。两次公开辩论会（见S/PV.7343和S/PV.7351）和关于萨赫勒问题的通报会（见S/PV.7335）更加清晰地展现了非洲视角。

以公开的形式举行本次总结会，为回顾2014年和展望2015年提供了一个机会。回顾过去，安理会在若干问题上目标很明确，而且采取了果断行动，但在一些问题上却存在分歧，因而未能做出有效反应。我们在反恐、特别是在应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构成的邪恶威胁方面的工作，就是安理会在某个问题上有着一致的分析见解的实例。今年通过的多项决议寻求处理靠绑架勒索和出售石油来资助恐怖主义的问题。我们还处理了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问题，就在上周五还讨论了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系。安理会还多次就令人义愤填膺的恐怖活动——最近一次是巴基斯坦白沙瓦发生骇人听闻的袭击事件之后迅速商定了向媒体发表的声明。安理会各成员决心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认为它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我们取得进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和应对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这两个问题均要

求安理会持续施加压力并给予关注，以确保采取后续行动。继通过第2191（2014）号决议后，我们将需要继续保持这种关注。在维持和平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在中非共和国，从非洲联盟特派团到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的过渡比去年马里相应的过渡要顺利得多。

总体而言，今年我们召开了若干关于维和的辩论会和务虚会，这些会议表明达成了一致的分析意见，即：需要对维和进行深入的重新审查。新技术的使用、特派团的规模、配置和能力、日益复杂的行动环境、部署速度、撤出战略以及有效规划——所有这些都是摆在面前的挑战，必须在联合国维和工作中加以克服，以形成二十一世纪的维和模式。秘书长的和平行动审查将探讨所有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我期待安理会明年对所作的审查进行讨论，并希望我们在进行讨论的同时能继续保持分析意见上的一致。

从消极的一方面来说，安理会仍未能在叙利亚冲突的政治层面取得进展。我们都同意，唯一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是在日内瓦公报（第2118（2013）号决议，附件二）的基础上实现政治解决，然而迄今我们仍未能采取那种能创造有利条件以实现这个目标的行动。与此同时，阿萨德总统则继续对本国民众发动滥杀滥伤的残酷战争。

尽管国际上抗议俄罗斯非法干预乌克兰，但是，该国局势仍未得到解决。各方都是输家，那些与大国为邻的国家因此而更加忧心忡忡。俄罗斯的行动也没有仅限于乌克兰。11月24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地区之间一纸协议的签署提醒我们，过去一年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俄罗斯有系统干涉其邻国内部事务、破坏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模式的一部分。当有国家如此公然无视国际边界与准则时，世人必须做出反应，而且在涉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時候，安理会也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捍卫这些准则。

最后，我还要谈谈第三类情形，即，安理会虽对问题有着一致分析见解，但是它采取的行动却并未取得理想的结果。在达尔富尔和南苏丹就一直如此，至少迄今为止在利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也是这样。每种情况的原因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将需要在2015年年初处理所有这些情况。

主席先生，鉴于本次会议可以说是你主席任期内最后一次安理会会议，也就是2014年的最后一次会议，我愿借此机会指出并感谢五个离任成员国即阿根廷、澳大利亚、卢森堡、大韩民国以及卢旺达过去两年中的出色和宝贵贡献。我们没有时间一一列举所有成就。我只想说，虽然有时有人会说常任理事国主宰了安全理事会的所有事务，但是，这些成员都证明，情况远非如此。我也要欢迎将于1月1日加入我们行列的五位新同事。我们期待着与他们所有人合作。我祝愿智利在1月份担任主席期间一切顺利。

伊利切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本月，安理会议程非同寻常地密集。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本人和整个乍得代表团娴熟而有效地履行主席职责。

按照惯例，安理会成员一直在处理中东和北非问题。关于也门局势，国际社会的紧迫任务仍然是与也门各派政治力量合作，以便在改革和转型之路上达成彼此都能接受、以过渡时期国际框架和避免使用武力为基础的解决方案。

我们相信，关于叙利亚化学问题的其余未决技术性问题将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相关专家的参与下迅速得到成功解决。该事项早已不再是个紧急事项，与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授权毫无干系。的确确实存在而非凭空想象的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恐怖分子和好战分子有可能获得化学武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们一直在使用这些化学品。向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障碍是恐怖团体尤其是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日益蔓延，并

扩大其控制的地盘，以及由此导致无法为许多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俄罗斯支持通过第2191（2014）号决议，把联合国人道主义机制的任务授权扩大到叙利亚的外部边界。我们呼吁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与大马士革充分合作，包括及时通知有关人道主义货物的数量和性质。最要紧的是切勿忘记在人道主义方面取得成功和开展工作的关键在于叙利亚各方就实现政治解决危机举行会谈。

日益令人关切的一个问题是巴以局势。我们随时准备为重启谈判而努力，无论是双边层面的谈判还是中东问题四方调解机制的谈判。约旦提交的决议草案可以成为恢复巴以会谈的一个发起点。我们准备支持该项草案。我们认为“四方”应当行动起来，但不能采用老一套方式，而应让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正式成员参与，因为正是《阿拉伯和平倡议》开辟了达成长期持久解决办法的道路。

12月，安全理事会的关注焦点转到了非洲问题上。虽然安理会成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整个中部非洲地区局势问题上的总体立场趋于一致或彼此吻合，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并非如此。这些问题包括：在有关苏丹的一系列问题上继续存在严重分歧，其中包括解决南苏丹武装冲突、两个苏丹之间关系状况、阿卜耶伊难题、达尔富尔和苏丹南部各州局势正常化以及在国际刑事法院所审议达尔富尔相关案件的前景等。对于利比亚当前严重危机的根源，目前仍未形成共识，而该国的危机却构成了马里和整个撒哈拉-萨赫勒地带诸多问题的起因。鉴于安理会已在处理如此众多的非洲和非洲以外地区现有问题，我们认为安理会讨论并通过一项关于上帝抵抗军问题的半年度主席声明不合时宜，因为上帝抵抗军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边缘化，并且没有构成明显或现实的威胁。

我们欢迎通过第2195（2014）号反恐决议，这是促使国际社会集中注意采取综合方式打击通过各种形式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贩运毒品活动资助恐怖主

义行为的必要性的第一项决议。我们早就指出一个问题，即：从萨赫勒到阿富汗，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之间存在着关联。我们期待秘书长提交报告，介绍联合国各机构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小组以及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提供的信息基础上为应对这一威胁所作的努力。

关于乌克兰，我再次呼吁全面执行明斯克协议。就与阿布哈兹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而言，该条约属于我们与这两个独立国家签署的许多其他双边协议范畴的一部分。因此，不应在安全理事会内部审议这一问题。

在一些代表团的支持下，美国代表团倡议举行一次安全理事会年度总结会议以审查过去12个月所采取的行动，这似乎是个好主意。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阿根廷、澳大利亚、卢森堡、大韩民国和卢旺达代表团过去两年在安理会所做的建设性工作。我们对安哥拉、马来西亚、新西兰、西班牙和委内瑞拉代表团表示欢迎，我确信它们会与我们融洽和谐相处，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我们也祝愿将主持1月份安理会工作的智利代表团一切顺利。

佩瑟瓦尔夫人（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倡议召开本次总结会议，这是今年的第十次总结会议，也是以公开形式举行的第十五次总结会议。我们希望今后将继续采取这种做法，并使其成为安全理事会的制度化做法，以期努力确保提高对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透明度。

主席先生，鉴于这是阿根廷作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参加的最后一次总结会议，承蒙你同意，我谨简要谈谈我们认为整个安理会在处理其议程方面应当采取何种工作方式。阿根廷于2013年1月开始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便于今后处理各类问题。

在我们即将离开安全理事会之际，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面临着一个冲突更多、既有冲突加剧的世界。当今世界有着更多的暴力，更多的侵犯人权行为，有更多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亟需人道主义援助。在一个暴力行为比2013年1月份更多的世界里，我们认为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在不止一个场合作出决定时已经意识到两项有效原则之间存在的紧张状态。

一方面，我们在作决定时需要本着下述谅解，即：在二十一世纪，不可将主权解释为完全不容侵犯，也就是说，主权不可绝对无限度。联合国谋求从严格遵守的角度看待主权，而不是认为它超越所有其他国际法、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范。另一方面是人权问题；主权与保护和捍卫人权之间似乎存在抵触。我之所以说“抵触”是因为在保护和平方面，我们所思考的常常是优先重视其中哪一项原则，而实际上的难点却在于如何调和这两项原则，同时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当然，目前存在着差距。因此，我们努力加强合作，共同迈向未来。对于广大会员国和整个世界而言，这些差距表现为确立各项原则和标准但未能付诸实践——有时似乎完全没有建立的现实——的一个组织未履行所做的承诺。

2013年3月，由于无疑长期存在的原因，中非共和国博齐泽政府倒台，一场冲突由此爆发，造成逾5,000人丧生，全国约四分之一的民众主要是妇女和儿童流离失所。

南苏丹2013年12月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一年半后，基尔总统和前副总统马查尔之间明目张胆的权力斗争使国家陷入一场内战，目前已造成1万多人丧生，全国逾100万人流离失所，40多万人逃往邻国，并且使一半以上的人口主要是妇女和儿童面临饥荒的危险。

这些年来，叙利亚的冲突急剧恶化。如今，叙利亚是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恐怖分子猖獗一时，保守估计的死亡人数高达20万左右。自2011年3月爆发

冲突以来，900万叙利亚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叙利亚人民一直是化学武器袭击的受害者。像各位同事一样，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2013年8月21日遇到违反“永不再”这一誓言的局势，期间，攻击者竟敢违反国际法使用化学武器。如今，冲突已蔓延到邻国，特别是蔓延到了伊拉克，那里自称伊斯兰国的恐怖团体控制了该国将近一半的领土，犯下的罪行使人联想起阿富汗的塔利班在其恐怖统治期间犯下的罪行。

利比亚是另一个分裂的国家，一方是伊斯兰势力，另一方是与利比亚议会和哈夫塔将军结盟的其他势力，这种分裂可追溯到卡扎菲2011年因北约主导的行动而垮台。

也门曾被视为“阿拉伯之春”的成功典范，那里的安全局势正在不断恶化，使该国更有可能因教派和部族纷争而崩溃，并且在阿拉伯半岛为基地组织提供了一个避风港。

继今年夏天为期50天的极端暴力——近年来最致命的暴力之后，并且因为安全理事会无所作为，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一前景似乎愈加渺茫。

在欧洲，乌克兰局势——该国冲突的间接后果包括一架载有15个国家298名无辜乘客的客机坠毁——加剧了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分歧，这些紧张和分歧表现在安全理事会本身的动向之中，其中涉及具体乌克兰局势以外的事项，例如苏丹、南苏丹、阿富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国的局势以及安全理事会实施的制裁、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和捍卫和适用国际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等交叉专题。

指责安全理事会或整个联合国未能防止或解决这些冲突和其他冲突将有失公平，也是幼稚之举。安全理事会就其机构性质而言是观点和利益各不相同的15个国家包括主要大国之间进行政治磋商的论坛，国际社会根据《联合国宪章》以某种合法形式赋予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授权。但是，这不应

该使我们忘记，创建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目的是以反对战争权取代诉诸战争权，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过去两年的成就充其量是好坏参半。

我要对安理会处理这些局势的情况及其2013年和2014年处理的其他局势简单提出一些看法。所汲取的第一个教训是安理会在预防——预防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方面的工作不力。似乎显而易见的是，安全理事会没有预见更不要说防止中非共和国、南苏丹、伊拉克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也没有防止其升级或帮助缓解；同时必须认识到安理会确实在相对较早的阶段就密切监测这些危机。

所汲取的第二个教训是，安全理事会似乎仍然囿于二十世纪而非二十一世纪的逻辑，这使其动机是地缘政治和安全考虑，而不是我们作为自由承诺遵守《宪章》的联合国的会员国加入的一个道德机构的理念。即使在大规模普遍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局势中，在不可能有不同意见的事项上也存在分歧！

在冲突爆发以来的任何月份，只要比较一下安理会对叙利亚、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局势的关注和对乌克兰局势的关注就够了。我并不是说乌克兰危机不严重，这场危机甚至非常严重；我只是注意到除了侵犯少数族裔权利方面令人不安的报告外，我们在那里面临的绝非是我们在叙利亚、中非共和国或南苏丹看到的那种程度的人道主义悲剧。

所汲取的第三个教训是安全理事会似乎作辍无常，通常本着志愿消防队员或医疗急救而非预防医学的精神被迫根据本能反应机制行事。当冲突爆发时，第一反应是立即开会，以获得更多信息，向全世界发送信息，或者只是交换意见，以确定我们如何能够处理特定局势和预防其恶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似乎开始习惯于我们永远不应习惯的一些恐怖。因此，过去被视为安全理事会绝不当容许的悲剧现在成了一切照旧，而且不仅仅是因为发生了一些新的冲突，要求我们给予关注，并意

味着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投入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其他冲突。

所汲取的第四个教训或许是最令我国担忧的教训，即我们过去两年在将原则转化为具体成绩方面遇到困难，好像达到某些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祸患的目标是阿根廷全力以赴实现的目标。但是，追求该目标——即使该目标为实现安全理事会视为重要的其他目标作出了贡献——使得多少剥夺列入制裁委员会清单上个人的适当程序权利的决定正当化。

正如在叙利亚情况中所显示的那样，制止危害人类罪有罪不罚现象的目标，使得通过以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有效性、公信力和实效的不适合条件移送案件而破坏《罗马规约》的行动正当化。确保无辜者的人权得到保护并剥夺有关各方继续开展敌对行动的手段的目标，使得强制实施与主权和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原则不相符的单边制裁正当化。

正如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部队干预旅的情况显示的那样，使袭击平民的武装团体丧失战斗能力的目标，使得不经至少与扩大成员广泛磋商便背离几十年来为维持和平行动提供依据的原则的做法正当化，这些原则包括各方同意、公正和除自卫或维护维和人员的任务授权外不使用武力。

以有限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应对紧急状况或新出现的危机状况的紧迫性，使得在和平尚未得到全面巩固和我们面临冲突将死灰复燃风险的其他状况下加速削减兵力的做法正当化。在海地最近爆发的政治危机背景下发生的暴力行为使我们担心，我们在那里面对着这样一种局面。在就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任务期限最新延长进行谈判期间和通过该延长（第2180（2014）号决议）时，阿根廷都告诫过会有这种趋势。

正如气候变化情况以及从某些方面来讲最近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所显示的那样，需要处理令我

们所有人都震惊且严重程度在继续增长的问题，使得安全理事会侵犯联合国其他机关，主要是大会职权的行为正当化。

最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输出民主和享有人权普遍化的目标，使得向冲突各方提供武器以实现和平的做法正当化。我只是要重申，对阿根廷和许多会员国来说，武断行为正常化、取消合法权利以及无原则的务实做法都不是有效的选择。并非任何手段都能使所追求的目的正当化。

在我初入安理会时期的一天，我说过，我不仅有幸担任阿根廷代表，而且作为个人信念，我把自己界定为女权主义者。平等确实是要在男女之间实现的一个美好目标。我想起，1982年阿尔瓦·米达尔在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时说过，妇女的抱负还没有远大到会认为，我们将找到世界上的永恒和平或解决国家间的所有争端。我们看到的经济和政治冲突非常深。我们并不追求完美和谐的天国状态。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更加谦逊的目标：妇女们认为，我们可以更具体的方式作更多的工作。

人们常常谈论越来越多的破坏，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必须改变思维模式，以便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当我们面临冲突时，我们不断重复一种错误想法。我们用军事化、武器化和暴力作出回应——这些做法不会导致胜利。这一途径怎么可能导致胜利呢？它的代价会如此之高，而且即使真的胜利了，这种胜利也是建立在毁灭另一方的基础之上，被毁灭的一方如果幸运毁灭时也是毫无尊严可言。因此，我认为，不仅是安理会，而且我们整个组织——以及当代的所有人——都必须致力于寻求换一种方式思考，以便采取不同的行动。

我祝愿安哥拉、西班牙、马来西亚、新西兰和委内瑞拉这些将成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国家一切顺利。我建议它们要胸怀大志、不惧艰难。今后的挑战与障碍一样，是巨大的，而且，正如一位同事所说的那样，五个常任理事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甚至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是团结合作的15个国家，

有时意见一致、有时意见不一，但我们团结合作，尽管如我提到的那样，我们可能犯错误。我们可能犯许多错误，而且我们以后还会再犯。但是，在我们致力于维护的原则上，我们不能出错。

对于现在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仍留在安理会的国家和即将离任的国家，阿根廷荣幸地与它们每一个国家一道工作、相互学习，我们有时意见一致、有时意见不一，但我们坚信，我们超越我们各自的观点尽心尽力，基本取得了成功。

我们感谢秘书处，感谢莫夫谢斯·阿别良先生本人及工作人员在阿根廷两度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和在领导安全理事会关于苏丹的第1591（200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及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期间向阿根廷代表团提供援助，感谢他们提供的支助和建议。

哈马舍尔德前秘书长说到联合国处在通往其未来的标志性时刻时，向我们提出了要求。各会员国必须在两种联合国的概念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是一个开会的静止机器，要么是一个能动的工具，各国藉此能够组织起一个有尊严、和平、公正、平等和自由的全球社会。

拉罗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乍得代表团组织这次总结会议，这次会议为我们提供了评估安全理事会12月份工作的机会。

关于和平行动的公开辩论会（S/PV.7343）为安理会提供了机会，审查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演变情况。它还强调了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协作越来越重要。这种伙伴关系的基础是，相互承认除联合国外其他国际组织也能够并且确实在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积极贡献。我们审查了非盟与联合国加强协调方面的障碍，为制定今后的应对措施提供了基础。因此，至关重要的事相关当局应将此视为汲取经验教训并评估联合国与非盟之间加强战略伙伴关系前景的机会。

关于就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问题举行的公开辩论会（见S/PV.7351）凸显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这两种威胁之间的关联。跨界犯罪获得的巨额收入正被用于资助该次区域内的恐怖主义，这一事实要求我们加紧努力，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因此，国家、区域和国际采取协调行动以应对这一挑战极其重要。我们赞扬该国代表团在通过安全理事会第一份关于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问题的决议（第2195（2014）号决议）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尼日利亚很高兴联署这份决议，并希望该决议将推动打击跨界犯罪与恐怖主义这一事实。

关于萨赫勒问题的通报显示，以该区域综合战略的三个支柱——安全、治理和复原力——而言，依然有严峻的挑战。在安全领域，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博科圣地”组织等恐怖团体依然活跃，继续对该区域和其他地方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鉴于恐怖主义威胁的跨国性质，各国必须进行合作。有鉴于此，贝宁共和国和乍得湖流域委员会成员国决定建立多国联合部队，设法打败并根除“博科圣地”组织。在这项重要工作中，我们将继续依靠我们双边和多边伙伴的支持。

最后，我们感谢乍得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本月份会议。我们祝愿并全力支持即将在1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智利。我们向阿根廷、澳大利亚、卢森堡、大韩民国和卢旺达道别，并赞扬它们在过去两年为安理会工作作出的重大贡献。能与它们一起工作感到非常荣幸。

我们期待着欢迎安哥拉、马来西亚、新西兰、西班牙和委内瑞拉明年1月来到安理会就任，我们向它们保证我们将全力支持它们并配合它们的工作。

奥迈什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向你和你的团队表示衷心感谢，你们出色地管理了安全理事会这个月的工作。

我们赞扬乍得倡议召开主题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的公开辩论会（见S/PV.7351）。约旦深知恐怖主义给世界提出

的挑战和形成的危险的严重性，因此，我们重申在制定有效机制以遏制恐怖主义、跨界犯罪以及这两种关系建立联系所产生的后果方面应促进国际和区域合作。我们也赞赏乍得在通过关于这一主题的第2195（2014）号决议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

关于联合国与区域和次组织的合作、和平行动和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伙伴关系及其演变的公开辩论会（见S/PV.7343）提供了重申整合本组织和非洲联盟在促进两者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影响非洲和平与稳定的事务上进行合作与协调的重要性。

上周，约旦以阿拉伯国家集团的名义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呼吁以和平、公正、永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问题，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土地的占领并建立两个独立国家——以色列和一个独立和毗连的巴勒斯坦国。在这方面，约旦期待与成员国合作，设法就该决议草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最后，我借此机会祝贺新任主席国智利，并预祝它在管理安理会下个月的工作中一帆风顺。我还要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阿根廷、澳大利亚、卢森堡、大韩民国和卢旺达代表团在这一年所处理的所有事项作出的努力和给予的合作。我们期待着下个月与五个新任理事国合作。

恩杜洪吉雷赫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集今年的第九个总结会议，这比去年安理会成员组织的六次总结会议增加了50%。我感谢巴基斯坦在2013年1月开始采用这种评估会，并希望卢旺达今年6月担任主席国期间采用的目前这种形式的公开通报会将会使更多联合国会员国愿意参加这些专门评估安理会的活动，包括其进展、挑战和实效的重要会议。

主席先生，卢旺达祝贺你在担任安理会本月主席国期间显示的睿智。我们向乍得外交与非洲一体化部部长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表示祝贺，他主持了关于贵国建议的、成为贵国主席国身份标志的两个主要议题的会议——即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

和平行动中的伙伴关系以及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这两个议题分别得到一项主席声明和一项决议的支持。

我们还感谢副常驻代表事班蒂·曼加拉尔；政治协调员贡博·楚伊里；候补政治协调员马德莱内·阿林格以及乍得的整个安全理事会团队，他们在乍得首次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做了大量工作。

我借此机会祝贺智利克里斯蒂安·巴罗斯·梅莱特大使过几天将担任安全理事会2015年1月份主席。卢旺达保证我们将全力支持智利的工作，并将尽其所能为安理会1月份及今后岁月的活动作出贡献。

鉴于这次总结会议是我国在此次任期内作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最后一次参加会议，请允许我对卢旺达为安理会2013-2014年任期的工作所作贡献进行一次全面评估。2012年，我国在为这一受人尊重的席位进行竞选运动期间，发行了一份名为“卢旺达爱和平”的小册子，我们将其发给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其中我们列出了七项具体承诺。

该小册子第7页上的第一项承诺是，为在非洲和全球预防冲突和巩固和平与稳定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在这方面，各位记得，2013年卢旺达担任了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主席，并以主席身份组织了关于实现这一目标的若干专题讨论会。

此外，2013年4月，在首次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我们召集了一次关于非洲预防冲突：消除根源的高级别通报会（见S/PV.6946），会上通过了S/PRST/2013/4号主席声明。尽管如此，安理会有必要在预防冲突领域开展更多工作。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不仅仅将该问题作为专题辩论会的主题加以讨论，而且要将它视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际威胁。

第二项承诺是，加强非洲联盟（非盟）、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方面的伙伴关系。作为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主席，这是我国的优先要务。在筹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2013年10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七次年度协商会议期间以及在起草会议联合公报过程中，卢旺达发挥了领导作用。

此外，卢旺达今年7月在第二次担任轮值主席期间提出的关于维持和平领域区域伙伴关系关系的第2167（2014）号决议，是加强联合国-非盟合作的另一项文书。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开展努力，加强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具体方法包括为非盟主导的和平行动提供必要支持，包括提供可预测的资金。

第三项承诺是，改进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以确保安理会更加包容、透明和有效。在对安理会两个成员类别进行必要扩增之前，我们在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力求做到这一点。我们在7月份以公开方式举行了总结会议，提倡采取有利于安全理事会非洲成员的共同执笔做法，促进安理会内部开展重点更加突出、相互促进和以结果为导向的协商，并支持法国提出的常任理事国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情况下不使用否决权的行为守则的建议。

第四项承诺是，包括通过执行“保护责任”原则等方式，努力实现使安理会反应更加迅速的目标。卢旺达作为保护责任之友小组共同主席，自10年前该小组成立以来就一直在安理会倡导保护责任。4月份，我们介绍了一项以所有15个成员为共同提案国的关于预防灭绝种族罪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在卢旺达图西人灭绝种族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之际获得通过，成为第2150（2014）号决议。该决议重申了《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第138段和第139段关于保护人民免遭灭绝种族罪、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伤害的内容，强调了从1994年针对卢旺达境内图西人的灭绝种族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的重要性。在事件发生期间，胡图人和反对灭绝种族的其他族群也惨遭杀害。

第五项承诺是，终结性暴力和有罪不罚现象。尽管这项目标有些过于高远，但卢旺达始终呼吁全球致力于终结冲突中的性暴力，尤其是名为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的灭绝种族运动每天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实施的性暴力。2013年4月17日，卢旺达外交和区域合作部长穆希基瓦博女士在以安全理事会主席身份主持的一次公开辩论会上，呼吁所有安理会成员，

“应当不仅仅表示愤慨，而是要在争取建立一个妇女的身体不再被视为战场的世界方面取得切实、可衡量的进展”（S/PV.6948，第27页）。

此外，卢旺达的所有发言以及就安理会各项决定提出的所有意见，包括5月22日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S/2014/348所投的票（见S/PV.7180），以及我们共同签署的请求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纳入安理会议程的9月5日的信，均凸显了我们对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重视。

第六项承诺是，推动妇女在冲突解决和建设和平中的作用。自1994年发生针对图西人的灭绝种族事件以来，卢旺达已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在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多次公开辩论会上，以及3月份在卢森堡大使西尔维·卢卡的主持下，由安理会主席国召集的关于冲突后建设和平的通报会上（见S/PV.7143），我们分享了20年来的经验教训。我要借此机会赞扬出席安理会会议而且工作态度最严谨的外交部长——卢森堡的让·阿瑟伯恩先生。他参加了几乎每一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此外，我要就此向卢卡大使和她的团队致以敬意，感谢卢森堡有效、持续和坚定地呼吁维护武装冲突中儿童的福祉。

最后，卢旺达的第七项承诺是，确保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以可持续方式从维持和平过渡到建设国家。我们认为这是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最终目标，也是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存在的理由。在分别于2013年4月和2014年7月两次担任轮值主席期间，

我们召集举行了关于冲突后建设和平的通报会，之后又安排了与维和委员会议程所列国家和维和委员会各国别组合主席的互动对话。值得一提的是，自2013年6月以来，卢旺达还一直在协调一个由安理会成员共同组成的专家级小组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的工作，目的是加强建设和平委员会对安全理事会的咨询职能，并确保从维持和平向建设国家平稳过渡。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祝愿安理会五个新的成员——安哥拉、马来西亚、新西兰、西班牙和委内瑞拉——一切顺利。我要向阿根廷、澳大利亚、卢森堡和大韩民国这些离任成员表示祝贺。我还要感谢在卢旺达的安全理事会两年任期内，为我们提供支持的所有成员。我们感谢非洲联盟在2012年1月认可卢旺达参选，感谢联合国会员国在同年10月选举卢旺达为安理会成员，感谢2013年和2014年与卢旺达一起在安理会任职的19位成员给予的宝贵支持，也感谢安全理事会事务司司长莫夫谢斯·阿别良从第一天起为我国代表团提供的协助。

我还要特别感谢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王国政治和外交研究中心和埃米尔·钟斯·帕里爵士，感谢他们于2013年2月在安全理事会为我国新任命的的工作人员提供为期两天的综合培训。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并赞扬你和你的团队在12月指导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们欢迎以公开形式举行这次总结会议。我们认为，此类会议是安理会今后必须坚持采用的一个重要工具。

首先，我要提及各制裁委员会，并重申我们在此前已经阐明的观点，即，必须缩小在纽约所做的工作与实地局势之间的差距。在这方面，关于科特迪瓦的第1572（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于12月5日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以便就主席关于11月访问该国提出的建议交换意见。应当定期开展这些访问，而且也应定期提出由此产生的关于增进安理会与这个受制裁国家之间的合作的意见和建议。应当

强调的是，制裁制度是例外措施，它本身应当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我们欢迎举行由相关国家以及与这些国家相关制裁委员会共同参加的闭门磋商，例如12月9日举行的关于中非共和国问题的磋商。这种新的形式使我们能够着手讨论相关议程项目，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反复。

考虑到中部非洲各国的局势普遍不安全，其中许多国家近期都面临选举，我们也对12月10日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与上帝抵抗军进行磋商表示欢迎。此外，关于利比里亚问题，安理会通过第2188（2014）号和第2190（2014）号决议及时处理了该国局势，为今年的行动上画上句号；在一个具体状况中，埃博拉危机再次彰显出利比里亚安全和卫生部门极其脆弱。对利比里亚局势的分析再次显示，应该更好地评估和分析安理会设立的各个行动和特派团的缩编和撤离进程，以便可以充分考虑发展和包容指数，为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其他发展机构的平稳过渡奠定更坚实的基础。这同样适用于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许多其他局势。

智利认为，安全理事会规定的国际司法机制的作用至关重要。我们感谢安理会各成员的积极参与及合作，感谢它们在延长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法官和检察官的任期过程中显示的灵活态度，两法庭的工作有助于国际刑法特定领域的发展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我们还要强调在关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主题的公开辩论会（见S/PV.7351）上，主席国乍得就恐怖主义问题提出的独到见解。一些国家政府派代表从各自首都前来参加会议，明确表现其对该议题的浓厚兴趣。在该会议上，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之间联系的第2195（2014）号决议，以支持本机构在整个2014年为解决该问题所采取的战略。

关于中东问题，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所作的通报（见S/PV.7342）描绘出

一幅死亡与绝望的景象，再次将重点放在平民保护问题上。我们欣见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191（2014）号决议，将第2165（2014）号决议的期限延长12个月。该决议为生活在边远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叙利亚人提供救济，他们将会获得人道主义援助。该决议的一致通过值得注意，因为它代表着为使安理会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职责，应当普遍具有的建设性工作精神。然而，只要没有找到应对冲突的政治解决办法，就不可能结束这种复杂的紧急状况，我们对此再清楚不过了。在这方面，我们不应忽视秘书长和联合国其他机构而尤其是阿根廷代表团一再发出的讯息——必须制止武器从境外流入冲突地区。

关于今后安理会应当专心采取后续行动的各项问题，我们首先要指出包括和平进程在内的中东局势。我们希望，事实将会证明本机构能够承担应对当前各项挑战的任务，并且将发出统一讯息，指出冲突的根本原因，寻找包括危机的政治、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广泛解决办法，执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在国际公认边界内和平安全共处的两国解决方案。为此，我们必须利用一切现有渠道，尤其是利用“四方机制”。

此外，我们认为，安理会已经采取应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步骤，因此承担了《宪章》为它规定的职责。

最后，我们要感谢各国代表团提前预祝我们在下个月担任主席国期间取得成功，同时，对于即将结束安全理事非常任理事国任期的国家：阿根廷、澳大利亚、卢森堡、大韩民国和卢旺达，我们认可它们在任期内提供不同观点而作出的贡献。智利很荣幸与它们共事。我们也要借此机会，预祝将于2015年加入安理会的西班牙、委内瑞拉、新西兰、马来西亚和安哥拉五国代表团一切顺利。我们期望与这些国家开展建设性合作。

昆兰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感谢你在本月以主

席身份如此有效地指导我们开展工作。我们欣见你已将安理会的重点放在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联手产生的致命威胁等对非洲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欣见乍得致力于联合国维持和平工作而获得认可。

佩瑟瓦尔大使刚刚引用了也许最受人尊敬的达格·哈马舍尔德秘书长的话，我也要这样做。达格·哈马舍尔德秘书长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创建联合国的目的，不是为了将人类带入天堂，而是避免人类坠入地狱。过去两年，澳大利亚在安理会任期内，我们从未靠近过天堂，但在许多日子里，我们反而似乎已经深陷地狱——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大屠杀和大规模强奸；南苏丹对平民的野蛮杀戮；塞勒卡和反巴拉卡部队在中非共和国实施的可怕袭击，我们只是勉强扭转了那里的灾难局势，班吉的杀戮因为无人可杀才停止；联合国维和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在叙利亚、马里、伊拉克和苏丹等各种局势中，他们被蓄意当作袭击目标并惨遭杀害；经常将儿童作为目标的可怕恐怖主义袭击持续发生。

许多过去似乎已经步入正规的局势急转直下。利比亚和也门爆发了冲突。在联合国塞拉利昂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任务结束时，安理会曾在本会议厅就塞拉利昂取得的建设和平成就对该国外交部长提出表扬（见S/PV.7034），而仅仅一年之后，埃博拉危机就对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过去十年取得的成就构成威胁。

我们目睹了蓄意挑衅、破坏稳定和彻头彻尾的侵略做法，这些行为已导致克里米亚遭到吞并；乌克兰东部爆发冲突，在过去10个月已造成超过4 500人死亡；一架商用飞机在空中被击落，导致包括38名澳大利亚人在内的298人丧生。这些都是格鲁吉亚领土完整遭到进一步威胁的噩兆。

接下来是叙利亚，该国局势在两年内已经变得极其严重，两年之后更是雪上加霜，其严重程度无以复加。已有超过20万人死亡，1 23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紧急援助，超过一半人口流离失所。叙利亚

政权使用桶式炸弹和坚壁清野的手段蓄意将其国民当作目标，尽管安理会一致要求其停止这些做法，但它们却继续违反每一项文明法则。我们已经目睹了该政权将会产生的极端后果：正如“凯撒”报告中证实的大规模酷刑，在古塔以及此后多次场合下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这些做法催生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它所采取的可怕镇压行动是对人类最基本行为规范的公然藐视。正如瓦莱丽·阿莫斯副秘书长在12月5日向安理会所说的那样（见S/PV.7342），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用语来形容它了。

在全球范围，目前有近6 000万人因冲突而成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或沦为难民，这一数字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的水平。1亿2千万人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冲突造成的。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挑战的规模令人震惊。我们同时面临的冲突之多、影响之大并且涉及世界广大地区的人口之多都超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时候。恐怖主义正在死灰复燃，并在大片地区四处横行。

当然，别人将始终以安理会的成败来评判它。我们未能在叙利亚问题上打破地缘政治僵局将留下永久污点，但是安理会在这一系列危机和冲突面前已经设法作出应对措施。我们并非总能取得成功，但安理会一直努力以创新的方式使用它拥有的工具，有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维持和平是安理会的原始工具。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数量以及部署的人数都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安理会为加强维和行动采取了一些关键步骤，而秘书长目前进行的高级别审查应当巩固这些步骤。去年3月在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内设立部队干预旅的做法把保护平民的强有力维和行动提高到新的水平。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和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的任务规定证实了这个趋势。我们希望，一年前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在发生暴力时最初决定在其基地为8万平民提供庇护的做法表明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当我们在几个月后纪念卢旺达灭绝种族事件20周年时，似乎有些迹象表明国际社会现在认识到我们有责任提供保护，需要在发生大规模暴行采取应对措施，并且这可能意味着某些实际行动。今天晚些时候，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帮助人们保护朝鲜人民，把题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新项目列入我们的议程。这是一个极权国家以当今世界无可比拟的方式有系统地粗暴侵犯其公民的最基本人权的情况。

过去两年，安理会使用了另一个主要工具—制裁—来应对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安理会对中非共和国和也门两个新情势实行了制裁，并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对现有制裁制度作了调整。新的列名标准已经制定，更加直接注重把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凶手列入名单。我们还进行了问责。尽管安理会未能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后者需要并应当获得的支持，但是它更加关注人权与冲突之间的联系。一些人抵制这样做，但这种联系清楚不过，也不容置疑。中非共和国境内所犯严重罪行国际调查委员会刚发表的报告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澳大利亚在加入安理会时相信，当选作为成员可以并应当对安理会整个议程作出贡献，但是我们也知道，必须查明需要安理会关注并且我们能够重点处理的实际问题，以便设法有所作为。我们关于小武器的倡议导致在2013年9月通过第2117（2013）号决议，关于警务工作的倡议导致在上月通过第2185（2014）号决议，这两项倡议设法在安理会最具代表性的任务—预防或控制冲突—方面弥补差距。我们与卢森堡和约旦共有的有关解决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世界面临的单一最大人道主义危机—的志向，表明三个当选成员决心找到一个摆脱五个常任理事国政治僵局的办法。我们之所以取得成功当然是因为我们下定决心，但在根本上，也因为五常需要我们才能取得成功。当选成员可以从中国汲取教训。

上周通过的第2191（2014）号决议是今年2月以来我们关于叙利亚问题通过的第三项决议，延长

了第2165（2014）号决议有关跨界准入的历史性授权。作为阿富汗问题的执笔人，我们设法确保安理会对该国向民主未来过渡的坚定支持。十天前通过的第2189（2014）号决议是为了支持这种做法，以便在本月底国际安全援助团的作战任务结束之后，继续保留国际存在以协助阿富汗安全部队。

我们担任有关基地组织、塔利班和伊朗问题制裁委员会主席的经验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即联合国系统的制裁方法必须实现现代化和专业化。我们在担任我们各委员会的主席期间，在与瑞典、希腊、德国和芬兰一道作为共同提案国时，在对联合国制裁进行高级别审查期间，并且在安理会的定期谈判中，为此目的作出了巨大努力。受影响国家和广大联合国会员国—因为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执行安理会的制裁决定—日益强烈要求同相关委员会接触并获得技术援助。

澳大利亚原本打算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向联合国系统提供为满足这项要求所需的能力。不幸的是，尽管占压倒多数的联合国会员国支持这种援助，但安理会未能达成共识，当然，这件事并没有结束。对话已经开始，各会员国将要求进行更多参与以及获得安理会和秘书处的更多技术援助，而且这一工作的下一个重要阶段将是不久后在高级别审查中提出建议；我们将在任期结束后继续进行这项努力。

我们明年将迎来《联合国宪章》七十周年，如果认为它所载的基本准则已被普遍接受和不再需要得到保护岂不是一件好事，但不幸情况并非如此。过去一年，《宪章》的主要规则—包括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以及有关在冲突及和平时期保护个人的法律框架—遭到公然违抗。安理会必须继续保持警惕和不断作出努力，无论遇到什么障碍，为了全体会员国和数以亿计祈望联合国保护的个体，均应捍卫这些基本准则。

最后，由于澳大利亚的任期将要结束，我谨感谢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给予我们在过去两年里在安理

会代表它们的特权，并向将在2015年承担巨大责任的安理会成员转达我们毫无保留的支持。我们也向总部和外地的所有联合国人员表示最深切的感谢，他们作出辛勤努力，往往不顾巨大危险执行安理会交给他们的任务和实现《宪章》理想。他们真正捍卫着最美好的人性。

最后，我感谢安理会全体成员和安全理事会事务司，与他们一道工作的经历不比寻常。无论安理会有什么缺点，我们还是共同取得了很大成就，整个澳大利亚团队对此深表感谢。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以本国代表身份发言。

我确实很高兴在我们担任主席期间总结安理会这个月的工作。安理会成员从一开始就知道，由于本月定期应该提交的报告以及年终将至，12月份的议程不仅繁忙，而且密集。我们本定于12月22日结束工作，但由于各种制约以及预期之外的情况，现在被迫推迟到12月23日结束工作。

在我们担任主席任期内，通过了四项主席声明和八项决议，包括我们自己的决议。在12月16日和19日举行了两次公开辩论会。由乍得共和国外交事务和非洲一体化部长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阁下主持的第一次公开辩论会涉及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特别强调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尤其是在维和行动领域中。在那次辩论会上通过了一项主席声明（S/PRST/2014/27）。我们相信，请秘书长就该问题提出的报告，将使这一战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为这两个组织带来好处。

参加会议的情况不符合我们预期。不过，有40个左右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强调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我们对它们表示赞赏。我们还感到遗憾的是，在默许程序结束后，又回到已经停止的关于主席声明的谈判。我们要强调指出，默许规则遭到了破坏，这将不幸成为危及设定先例本身的一个坏先例。

第二次公开辩论会（见S/PV.7351）也由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阁下主持，专门讨论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之间日益增长和危险的交错关系。在这次高级别辩论会中一致通过的决议（第2195（2014）号决议）强调应加强各国和联合国在打击这两种现象的能力和协调方面的合作。在这方面，应该呼吁会员国加强用于打击这些祸害的机制，这需要在所有相关活动方面努力协作增效并密切合作。许多会员国参加了这次辩论会，这明确显示这个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网络不仅对非洲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构成严重威胁。

除这两次高级别辩论之外，另一次关于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见S/PV.7347）的辩论也依照第2145（2014）号决议由我国外交部长主持，该决议规定秘书长应提交季度报告，并且阿富汗特别代表应就该国局势通报情况。我国外交部长参加了三次辩论会，这证实我国坚定致力于和平事业，并将如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所言，这将成为参加会议记录的一项重大成就。

我们认为，应该让联合国部队指挥官有机会参加磋商，包括通过视频会议参加磋商，以便直接回答问题。同样，我们也作为例外情况，使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几乎参加所有我们的磋商，使它有机会确保非公开辩论会并不意味着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没有受到注意。

除了前述两次主要辩论会之外，在我国担任主席期间，安全理事会审议了其他并非不重要的当前局势。第一个星期讨论叙利亚局势，特别是关于执行第2118（2014）号决议的问题，侧重与化学武器有关的设备和材料，以及达尔富尔局势（见S/PV.7326）和科索沃局势（见S/PV.7327）。在第二个星期，我们审议了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局势，并举行了关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中非共和国、也门、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和上帝抵抗军的三次通报会。我们还通过了有关利比亚制裁问题的一项决议（第2190（2014）号决议）并利用两次会议讨论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

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见S/PV. 7329）和第2140（201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及也门问题（见S/PV. 7336）。

在同一个星期，我们举行了关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辩论会（见S/PV. 7348）和关于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见S/PV. 7335）、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和达尔富尔问题（见S/PV. 7337）和安全理事会附属机关（见S/PV. 7331）的三次通报会。与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见S/PV. 7330）和戈兰高地的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见S/PV. 7333）的部队派遣国举行了两次会议，有武官参加了会议。

上星期我们举行了三次关于中东问题的通报会，包括巴勒斯坦问题（见S/PV. 7339）和叙利亚人道主义状况（见S/PV. 7342）并就观察员部队问题进行了磋商。在那个星期，我们通过了两份智利提出的决议，延长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和检察官的任期（第2193（2014）号和第2194（2014）号决议），并通过了延长观察员部队（第2192（2014）号决议）和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第2190（2014）号决议）任务期限的决议，有一个成员国对前一项决议投了弃权票。第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也提交了关于伊朗核不扩散问题的季度报告（见S/PV. 7350）。

关于制裁制度，关于中非共和国问题的2127委员会主席和关于利比亚的第1970（2011）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主席也提交了他们各自委员会的报告。工作方案得到严格执行，各次会议也按时举行。我们注意到，在安理会10个成员国的要求下，我们已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局势的问题加入今天下午举行的会议议程。

在我们担任主席期间，结束了澳大利亚就建设和平委员会问题开始作出的努力。从2010年开始的任务期限将于12月31日结束，必须延长在新的试点国家的任务期限，以便进行个案研究。为此目的，我们与大会主席签署了发给秘书长的联名信。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衷心感谢各国成员对所有辩论会作出的可贵贡献。我也要感谢安理会秘书处以及在我们担任主席期间一直提供支持的所有工作人员、口译人员和警卫人员。我也要热烈赞扬在安全理事会完成两年任期之后即将离开我们的阿根廷、澳大利亚、卢森堡、大韩民国和卢旺达代表团的各位同事。我们感到慰藉的是有五个新成员将来到安理会—安哥拉、马来西亚、新西兰、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它们能指望我们给予全力支持。

最后，我希望即将主持安理会1月份工作的智利代表团一切顺利，并向他们保证我们将毫无保留地给予支持。我祝愿各位假日愉快，来年事事顺利。

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

下午12时20分散会。